

小說軒

# 聊齋的幻幻真真

何天傑 著

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(香港)

120.17  
2:7

# 聊齋的幻幻真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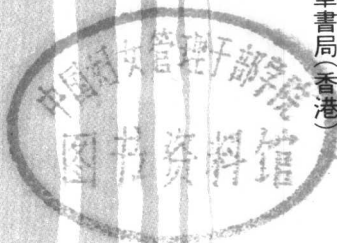
何天傑 著



女子學院 0026147

062254

江蘇古籍出版社  
中華書局(香港)



(蘇)新登字006號

小說軒

---

主編: 劉逸生  
策劃: 鍾潔雄

書名: 聯雲的幻幻真真

著者: 何天傑

出版: 江蘇古籍出版社

合作出版者: 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

發行: 江蘇省新華書店

印刷: 爰德印刷有限公司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19-357-6/1·94 定價: 5.30元

## 關於“小說軒”的幾句閒話

我常覺得，不管是在學的還是自學的青少年，假如他對中國古典文學、古代文化有興趣的話，一定也會對中國的古典小說感到興趣。因為從六朝志怪、唐宋傳奇直到明清小說，上下一千五百年間，無數文人都曾在這方面灑下過他的心血，也因而積累了巨大的文化財富。在這裏面，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廣泛的，反映的社會情態是非常複雜的，故事的情節千奇百怪，運用的語言文字多姿多采；從那裏面，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不同的思想形態、感情內容、風俗習慣、社會心理、宗教信仰……生動而又具體。假如說，正史和通史只能畫出球體的經綫和緯綫，那麼，小說就是球體的本身。難怪恩格斯高度讚揚巴爾扎克的《人間喜劇》，說：“在這個中心圖畫的四圍，他安置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，從這個歷史裏，甚至在經濟的細節上，我所學到的東西也比從當時所有專門歷史家、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全部著作合攏起來所學到的還要多。

我也很欣賞金聖嘆這段話：“吾猶自記十一歲讀《水滸》後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……嗟乎！人生十歲，耳

目漸吐，如日在東，光明發揮。如此書，吾即欲禁汝不見，亦豈可得。今知不可相禁，而反出其舊所批釋，脫然授之於手也，夫固以爲《水滸》之文精嚴，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。汝真能善得此法，而明年經業既畢，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，其易果如破竹也……”

我同樣欣賞晚清孫寶瑄《忘山廬日記》裏面的這段話：“燕公謂：小兒教之讀書通文，自有捷徑。自言其女十歲時，尚不識字，十一歲起課以《十三經集字》，日識四十字，兼爲解字義，半年已能自閱《三國演義》（說部最佳書），即爲講《左傳》，使讀，不令背誦，甫讀完，能成數百言。嗣爲解《國語》及《史記菁華錄》，三書訖，能自覽御批《通鑑》。可知中國文理得善法教之，更不難。”

隨手舉這三例，都是經驗之談。可見不管是了解社會，還是要進入文藝殿堂，小說這個階梯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中國向有評點小說這一門。其源蓋起於評點古人詩文以及時文，進而泛濫及於小說。此風以明末清初最盛，後頗衰落，雖餘風不斷，而佳構頗鮮。自金聖嘆以後，毛宗崗尚可一觀；至於《紅樓夢》的脂批，僅可作探幽索隱的材料，護花主人之流，便已俗不可耐；馮鎮密、但明倫也批《聊齋》，能發人神智者亦極少；還有一些道士、居士，以《西遊記》爲“證道之書”，他們的批語更是近於胡鬧。可見評點小說，雖曰“小道”，也大有“才難”之嘆。近數十年，考證小說之學崛興，胡適之、鄭振鐸、孫楷第、

阿英諸公，各有擅長，已脫離評點，而繼乾嘉諸老之後開一新的門徑，是另外一門學問了。至於就一本小說作思想性、藝術性評論的，自王國維《紅樓夢評論》以來，長篇短章，琳瑯滿目，但也不屬於評點。這門學問，說深不深，說淺不淺，如今還沒有一個“金聖嘆二世”出現，不禁使人有“江山寂寂”之感。

然而，除了評點、考證、評論，似乎還可以有第四種形式，即所謂“漫話式”的。本世紀四十年代，由孟超撰文、張光宇插圖的《水泊梁山英雄譜》，是這一方面的力作。其好處就在於“漫”。“漫”也者，似不經心而實經心，似非着力而又着力，似諧而莊，笑中有淚，“正經學問”外又一獨立王國也。畫之有“漫”，話之有“漫”，詩之有“打油”，樂曲之有“狂想”，戲劇之有“插科打諢”，武術之有“猴拳”、“醉拳”，凡此種種，無不是的。若著述之“漫”，則又縱橫開闔，無格可循。換言之，古典小說的漫話，既非金聖嘆式的評點，而又具有評點的趣味；絕非胡適之式的考證，而又帶上考證的深度；不同於王國維式的評論，而又處處顯出評論的力量。按人物之頭顱而製帽，視事件之是非而予奪，有《春秋》之微言，無腐儒之膠柱，淺者自見其淺，而深者則見其深。至於文字形式，則更不拘一格，謂之小品也可，謂之“野狐禪”亦可，或如師友晤對，或似書札往來，平凡之中，偶有警語，閒扯之際，忽現閃光：此便是所謂“漫話”。一千五百年間，

HF82/06

中國出現的小說多矣，但是，對其漫而談之的著作，却似鳳毛麟角，少而又少。如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部的主編，忽發宏願，有“中國古典小說漫話”的擬題，而美其名曰“小說軒”，我想這是一件大好事。論其形式與內容，實在不妨稱之為“小說的小說”，蓋“小說”者，異於正史者也；這裏的後一個“小說”，則又異於評點、考證、評論者也。因其為“小”，可以易於涉趣，也易於入目；因其為“小”，亦可避免“正襟危坐”，作出“純儒”的姿態。這也是小有小的好處。說到有無價值，本也難說，但它若對青少年的讀書求知有啓迪之用，對成人來說，有增廣見聞之功，只這兩項，就足見其並非毫無價值了。至於在將來的小說界，是不是於評點、考證、評論之外，更能立一新的部目，如一張桌子之有四條腿呢？我們何妨拭目而俟之。

這算是一點閒話而已。

劉逸生

寫於羊城的寓廬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

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蒲松齡和《聊齋志異》 .....  | 1  |
| “護官符”與“升官經” ..... | 8  |
| 御史の威風 .....       | 12 |
| “老爺”の升格與貶值 .....  | 15 |
| “官不威爪牙威”の由來 ..... | 19 |
| 未可全非の剝皮之刑 .....   | 23 |
| 奴婢淚 .....         | 27 |
| “逃人法”の真相 .....    | 33 |
| “天宮”裏の醜聞 .....    | 36 |
| 明宣宗並非“蟋蟀天子” ..... | 40 |
| 荒淫之主還是愛民之君？ ..... | 44 |
| 純屬虛構の“案中案” .....  | 48 |
| 城隍與神道設教 .....     | 52 |
| 酷吏衆生相 .....       | 56 |
| 揚長避短の“折獄之才” ..... | 62 |
| 幽默辦案中の人情味 .....   | 65 |
| 可入《智囊傳》の能吏 .....  | 69 |
| 借刑法復仇の女鬼 .....    | 73 |
| “叩關”の悲喜 .....     | 78 |
| 主管姻緣の月下老人 .....   | 82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以貌擇偶的利弊·····        | 86  |
| 恩愛兩不疑·····          | 90  |
| 以詩療疾的愛侶·····        | 94  |
| 爲愛殺子的女人·····        | 99  |
| 不易了斷的節婦觀·····       | 103 |
| “懼內症”背後·····        | 107 |
| 《韋公子》與《隱士》·····     | 111 |
| 神話乎？性變態乎？·····      | 114 |
| 通曉鳥語의 奇人·····       | 117 |
| 會講人話的鳥兒·····        | 120 |
| 夜叉國究竟在何處？·····      | 126 |
| 人·鬼·靈·····          | 130 |
| 何物“五通”？·····        | 135 |
| “鳥吏”的來歷·····        | 138 |
| 糊塗的“大考”制度·····      | 142 |
| 彩筆、換心與文才·····       | 146 |
| 滄桑盛衰話八股·····        | 149 |
| 考場裏的笑聲·····         | 154 |
| “鏡聽”術的流變·····       | 158 |
| “智圓行方”——士人的處世術····· | 161 |
| “道人”未必是道士·····      | 164 |
| 揚道抑佛爲那般？·····       | 166 |
| 清初的和尙·····          | 171 |
| 白蓮教的後裔·····         | 176 |
| 無事不管的關聖帝君·····      | 181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對《三國》最徹底的翻案····· | 186 |
| 景語與情語·····       | 189 |
| 在幻想與真實之間·····    | 194 |
| 風行海外的《聊齋》·····   | 198 |

## 蒲松齡和《聊齋志異》

明崇禎十三年（1640）春末，在清兵鐵騎的刀劍聲中，伴隨着李自成農民軍中傳來的聲鼓咚咚、馬蹄踏踏，一個嬰兒悄悄地降生在山東淄川小商人蒲槃的家裏。他，就是日後注定要以其不朽名著《聊齋志異》而聞名於世的小說家蒲松齡。

在悠久而古老的淄川大地上，峯巒起伏，景色秀麗。幾乎每一山一壑裏都包藏着一段遙遠的歷史，孕含着一則美麗的傳說——

淄川縣西南的甲山，在《金史·地理志》中又名夾谷山，本來與孔子陪同魯定公會見齊景公的夾谷風馬牛不相及，可淄川人仍舊懷着“寧可信其有”的態度以訛傳訛。

淄川縣西，據說有戰國名將龐涓的墓。當年孫臏與龐涓鬥智，孫臏用增兵減灶之計大破魏軍，龐涓自殺。齊軍割下了龐涓的首級後，不知為何埋在淄川縣西，墓旁的村莊遂名為“將軍

頭”。

淄川縣東的梓潼山畔有鬼谷洞，相傳是戰國時高士鬼谷子隱居之所，他的兩個高足弟子蘇秦、張儀就在此地習成縱橫之學，先後下山，搖三寸不爛之舌，朝秦暮楚，合縱連橫，為戰國七雄的混戰搭橋牽線，推波助瀾，受六國封相的蘇秦死後就埋在此間。

縣東還有一座餐山，相傳東漢大儒鄭玄在此開闢書院，教授弟子，山上有古井不竭，有鄭玄當年的曬書台，有名為書帶草的細草，還有鄭玄祠，大概正是有了鄭玄的餐山，“餐”這個在中國最古老的字典《說文解字》中還未出現的字，才會成為後來士子無人不曉的字，構成了與他們密切關聯的“餐門”，“餐宮”等詞。

梓潼山上還有北宋那位以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”此名句震動天下的范仲淹的草廬，他任青州刺史時，醉心

蒲松齡



於此地的青山綠水，特地在山溪中取青石製成“范公硯”，此後，淄川山水的靈秀之氣，更隨着辭人騷客的墨香麗詞，傳揚四海。

在淄川大地上，還有着數不清的充滿神奇色彩的故事、軼聞，在人們中間口耳相傳，世代不息，如仙人曬穀、蒼龍禱雨、老實哥哥、跛腳孝丐……

在這一片“石韞玉而山暉，水懷珠而川媚”的秀麗山水中，《聊齋志異》的誕生，該不是一個偶然。

當然，得到故鄉的歷史與自然風景的滋潤薰陶，還只是蒲松齡創作《聊齋》的動力之一，促使他動筆的根本原因，是現實的教育。

和當時的讀書人一樣，蒲松齡自幼年開始，就嚮往並實踐着“寒窗十年，拚博一第”，可是，一次次地滿懷信心與熱望走進考場，又一次次地敗興失意而歸，漸漸地，蒲松齡的熱情開始冷卻。於是，他把對現實中“仕途黑暗，公道不彰”的憤慨；把自己被科舉考試所壓抑的才華，投進了《聊齋》的創作。

清代有個叫做汪啓淑的文人，在《水曹清暇錄》中曾說：

“山左蒲留仙，好奇成癖，撰《聊齋志異》，後入棘闈（考場），狐鬼羣集，揮之不去，竟莫能得第一第。”這自然是一種顛倒因果的意見。然而，若說蒲松齡寫小說對舉業毫無妨礙，顯見亦不是事實。蒲松齡身邊一些對小說抱着輕賤的傳統觀念的朋友，一直為此勸阻蒲松齡。早在蒲松齡開始寫《聊齋》時，他的同鄉好友孫蕙便寫信勸告，“兄台絕頂聰明，稍一斂才攻苦，自是第一流人物”，後來，與蒲松齡有數十年交誼的張篤慶也連連寫詩規勸：“此後還期俱努力，《聊齋》且莫競談空”，“咫尺《聊齋》人不見，蹉跎老大負平生”。對於朋友苦口婆心的勸告，蒲松齡並未極意嘉納，他已經在創作中獲得了無窮的樂趣，欲罷而不能。在潛意識中，亦已經日漸唾棄他畢生為之奮鬥的舉業，而他的精力、生命都完全獻給了《聊齋》的創作。

離經叛道的行為必然與離經叛道的思想緊緊相連。在《聊齋》裏，蒲松齡不僅直言無忌地抨擊社會上的種種罪惡與黑暗，揭開了被有意掩蓋起來的潰瘍和濃瘡，而且在思想上時常



聊齋——蒲松齡故居

背離了傳統正道，他甚至敢於同聖人開玩笑，敢於向公認的道德法則挑戰。在《論語》中，孔子的學生曾參說過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”，而蒲松齡則唱反調，主張一個官審理清楚了案件，就應“喜而不暇哀矜矣”（《太原

獄》）；《花姑子》描寫厲精花姑子父女受恩必報之德遠勝某些人之後，公然認為孟子主張的“人之異於禽獸者，幾希”並非定論；孟子認為“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鑽穴隙相窺，踰牆相從，則父母國人皆賤之”，而蒲松齡偏偏在《霍女》中歌頌了一

對不顧一切鑽牆相會的小戀人；

《仙人島》裏的王勉，瞞着妻子芳雲與侍女偷情，結果“前陰盡縮”，數日不癒。芳雲也不多責備丈夫，只是時常凝視着。面對妻子“秋水盈盈，朗若曙星”的雙眼，王勉沒話找話說：“你就了孟子所說的‘胸中正，則眸子瞭（明亮）焉’了”，芳雲笑着回答：“你就是所謂‘胸中不正，則眸子眊焉’！”瞭子，乃山東土語中男子性器的諧音，眊之音亦與沒相近。這種對聖人語錄的放肆玩弄，連對蒲松齡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馮鎮巒，也不禁驚訝：

“真是以文爲戲，口孽哉！《聊齋》惡習，當以爲戒！”

可以說，在創作中不斷湧現出來的這類離經叛道的思想，反過來又促進了《聊齋》的創作，給《聊齋》的作品注入了在一般頭巾氣十足作家筆下所不可能出現的生命力。

當然，《聊齋》引人入勝，還得力於它的文筆。蒲松齡是一位文學通才，除小說外，詩詞俚曲、散文駢文，無所不能，加上他長期生活在鄉間，對“下里巴人”式民間口語並無一般文士常有的偏見，所以，他能包容古今，

兼有雅俗，創造出自己特有的雅而不板、俗不傷鄙的文筆來。連在政壇文壇上一直春風得意的王士禎，也不得不對他的文筆由衷嘆服：

讀其文，或探原《左》

《國》，或脫胎韓柳；奄有衆長，不名一格。視明代之摹擬秦漢以爲高古，矜尚神韻，掉弄機靈者、不啻小巫見大巫矣。即駢四儷六，遊戲諧噱之作，亦能出入齊梁，追躡庾鮑，不爲唐以下儁佻纖仄之體。吾於蒲子，嘆觀止矣。

確實，若論雅潔，《聊齋》

有着古詩文特有的簡潔含蓄；一個人物，一個場面，一段故事的結局，都能讓人咀嚼再三，體味出“曲終人不見，江上數峯青”的餘韻，如描寫少女的容貌神情僅以“嬌波流慧，細柳生姿”（《嬌娜》）、“笑彎秋月，羞暈朝霞，實天人也”（《公孫九娘》）等寥寥數字；渲染景色的荒涼冷清則有“竹樹蒙翳，景物陰森，雜花叢叢，半沒草萊”（《秀才驅怪》）、“西望月明，惟銜山一線耳”（《狐嫁女》），令人如身歷其境，毛髮森豎；若

062254

論故事的欲結不結則《宦娘》可稱上乘之作，女鬼宦娘傾慕溫如春的琴藝，然而人鬼殊途，無從相聚，遂極意撮合溫與貴家小姐良工的婚事。事畢後她拒絕了溫如春夫婦的挽留，只留下一幅自己的肖像，希望他們“如不忘媒妁，當懸之臥室，快意時焚香一炷，對鼓一曲，則兒身受之矣”，冉冉出門而沒，真有“情絲一縷，袅袅不絕”之妙。

蒲松齡還善於用典，曾耕樓《椒生隨筆》稱其為“如鹽着水中”，用典之巧到了使人忘其為用典的程度。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《聊齋》中的駢體文了。蒲松齡有着相當高的駢文修養，在《聊齋》中，他常常技癢難禁，大寫其駢文，如《葉生》、《賭符》、《黃九郎》、《絳妃》、《八大王》、《席方平》、《羅刹海市》、《續黃梁》等故事中都有大段駢文，妙就妙在這些以堆砌典故、賣弄才華為特徵的駢文，在蒲松齡手中雖然保持着無一字無來歷的特點，却涉筆成趣，絕無佶屈聱牙之艱，因此大受後人喜愛。百一居士的《壺天錄》就記有光緒年間江蘇、福建兩位地方官模仿《聊齋·胭脂》

判詞而寫成的駢體文判詞，據說也“家弦戶誦，傳播一時”，

“傳為美談”，這也可見蒲松齡文筆的魅力及其影響了。

不過，《聊齋》之文，若論俗，則又充滿土氣。像對“官”的調侃式介紹：“出則輿馬，入則高堂，上一呼而下百諾；見者側目視，側足立”（《夜叉國》）；對為官之訣竅的揭示諷刺：“黜陟之權，在上台不在百姓。上台喜，便是好官；愛百姓，何術能令上台喜也？”（《夢狼》）仙女花城對找到夫君的仙女翩翩的戲謔：“翩翩小鬼頭快活死！薛姑子好夢，幾時做得？”（《翩翩》）醋意十足的嫂子對勸諫自己的小叔子的嘲罵：“小郎若個好男兒；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，任郎君東家眠，西家宿，不敢作一聲。自當是小郎大乾綱，到不得代哥子降服老嫗！”（《閻王》）仙女芳雲替自詡為“中原才子”、却在做《水鳥》詩時只得“瀟頭鳴格磔”一句便沉吟難續的丈夫續出了下句“狗涎響彌巴”。（《仙人島》）菊花精陶生為自己賣菊維生的自辯：“自食其力不為貪，販花為業不為俗。人因不可苟求富，亦不必務



求貧。”（《黃英》）純情書生王子服對戀人嬰寧解釋“夫妻之愛”與一般人之愛的區別在於“夜共枕席耳”，嬰寧的回答是“我不慣與生人睡！”（《嬰寧》）種種色色，繪聲繪色，根本無須任何於詮釋翻譯，就能為現代人所理解和品味，這完全得力於蒲松齡對方言口語的提煉和吸取。

志怪傳奇小說自唐以後，便漸漸沉寂消歇了，因為它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遠離了現實生活。蒲松齡正是在這片久遭人們冷淡遺

忘的廢墟上，以他的超人才華，以他對生活的洞察和認識，寫出了被後人譽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頂峯的《聊齋志異》，並在清代再次掀起了文言短篇小說創作持久不息的高潮。在蒲松齡的生前身後，不知有多少名動一時的王公貴裔、狀元丞相，對這個在鄉間默默無聞地筆耕墨耘的老秀才不屑一顧，可是，他們早已“爾曹身與名俱滅”，而蒲松齡和他的《聊齋》，却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。

